晉書/卷07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七十八 列傳第四十八 ◄

晉書
卷七十九 列傳第四十九

► 卷八十 列傳第五十

謝尚　謝安附:羊曇　子:瑤　琰　孫:混　謝奕子:玄　附:何謙　戴逵　謝萬子:韶　謝朗子:重　孫:絢　謝石從子:邈

謝尚

謝尚，字仁祖，豫章太守鯤之子也。幼有至性。七歲喪兄，哀慟過禮，親戚異之。八歲神悟夙成。鯤嘗攜之送客，或曰：「此兒一坐之顏回也。」尚應聲答曰：「坐無尼父，焉別顏回！」席賓莫不歎異。十餘歲，遭父憂，丹陽尹溫嶠吊之，尚號咷極哀。既而收涕告訴，舉止有異常童，嶠甚奇之。及長，開率穎秀，辨悟絕倫，脫略細行，不為流俗之事。好衣刺文袴，諸父責之，而因自改，遂知名。善音樂，博綜眾藝。司徒王導深器之，比之王戎，常呼為「小安豐」，辟為掾。襲父爵咸亭侯。始到府通謁，導以其有勝會，謂曰：「聞君能作鴟鴞舞，一坐傾想，寧有此理不？」尚曰：「佳。」便著衣幘而舞，導令坐者撫掌擊節，尚俯仰在中，傍若無人，其率詣如此。

轉西曹屬，時有遭亂與父母乖離，議者或以進仕理王事，婚姻繼百世，於理非嫌。尚議曰：「典禮之興，皆因循情理，開通弘勝。如運有屯夷，要當斷之以大義。夫無後之罪，三千所不過，今婚姻將以繼百世，崇宗緒，此固不可塞也。然至於天屬生離之哀，父子乖絕之痛，痛之深者，莫深於茲。夫以一體之小患，猶或忘思慮，損聽察，況於抱傷心之巨痛，懷忉恆之至戚，方寸既亂，豈能綜理時務哉！有心之人，決不冒榮苟進。冒榮苟進之疇，必非所求之旨，徒開偷薄之門而長流弊之路。或有執志丘園、守心不革者，

猶當崇其操業以弘風尚，而況含艱履戚之人，勉之以榮貴邪？」

遷會稽王友，入補給事黃門侍郎，出為建武將軍、曆陽太守，轉督江夏義陽隨三郡軍事、江夏相，將軍如故。時安西將軍庾翼鎮武昌，尚數詣翼咨謀軍事。嘗與翼共射，翼曰：「卿若破的，當以鼓吹相賞。」尚應聲中之，翼即以其副鼓吹給之。尚為政清簡，始到官，郡府以布四十匹為尚造烏布帳。尚壞之，以為軍士褚襦袴。建元二年，詔曰：「尚往以戎戍事要，故輟黃散，以授軍旅。所處險要，宜崇其威望。今以為南中郎將，餘官如故。」會庾冰薨，復以本號督豫州四郡，領江州刺史。俄而復轉西中郎將、督揚州之六郡諸軍事、豫州刺史、假節，鎮曆陽。

大司馬桓溫欲有事中原，使尚率眾向壽春，進號安西將軍。初，苻健將張遇降尚，尚不能綏懷之。遇怒，據許昌叛。尚討之，為遇所敗，收付廷尉。時康獻皇后臨朝，即尚之甥也，特令降號為建威將軍。初，尚之行也，使建武將軍、濮陽太守戴施據枋頭。會冉閔之子智與其大將蔣幹來附，復遣行人劉猗詣尚請救。施止猗，求傳國璽，猗歸，以告幹。幹謂尚已敗，慮不能救己，猶豫不許。施遣參軍何融率壯士百人鄴，登三台助戍，譎之曰：「今且可出璽付我。凶寇在外，道路梗澀，亦未敢送璽，當遣單使馳白。天子聞璽已在吾許，知卿等至誠，必遣重軍相救，並厚相餉。」幹乃出璽付融，融齎璽馳還枋頭。尚遣振武將軍胡彬率騎三百迎璽致諸京師。時苻健將楊平戍許昌，尚遣兵襲破之，征授給事中，賜軺車、鼓吹，戍石頭。

永和中，拜尚書僕射，出為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、前將軍、豫州刺史，給事中、僕射如故，鎮曆陽，加都督豫州揚州之五郡軍事，在任有政績。上表求入朝，因留京師，署僕射事。尋進號鎮西將軍，鎮壽陽。尚於是采拾樂人，並制石磬，以備太樂。江表有鐘石之樂，自尚始也。

桓溫北平洛陽，上疏請尚為都督司州諸軍事。將鎮洛陽，以疾病不行。升平初，又進都督豫、冀、幽、并四州。病篤，徵拜衛將軍，加散騎常侍，未至，卒于曆陽，時年五十。詔贈散騎常侍、衛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謚曰簡。

無子，從弟奕以子康襲爵，早卒。康弟靜復以子肅嗣，又無子。靜子虔以子靈佑繼鯤後。

謝安

謝安，字安石，尚從弟也。父裒，太常卿。安年四歲時，譙郡桓彝見而歎曰：「此兒風神秀徹，後當不減王東海。」及總角，神識沈敏，風宇條暢，善行書。弱冠，詣王蒙，清言良久，既去，蒙子修曰：「向客何如大人？」蒙曰：「此客亹亹，為來逼人。」王導亦深器之。由是少有重名。

初辟司徒府，除佐著作郎，並以疾辭。寓居會稽，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、桑門支遁遊處，出則漁弋山水，入則言詠屬文，無處世意。揚州刺史庾冰就以安有重名，必欲致之，累下郡縣敦逼，不得已赴召，月餘告歸。復除尚書郎、琅邪王友，並不起。吏部尚書范汪舉安為吏部郎，安以書距絕之。有司奏安被召，歷年不至，禁錮終身，遂棲遲東土。嘗往臨安山中，坐石室，臨浚谷，悠然歎曰：「此去伯夷何遠！」嘗與孫綽等泛海，風起浪湧，諸人並懼，安吟嘯自若。舟人以安為悅，猶去不止。風轉急，安徐曰：「如此將何歸邪？」舟人承言即回。眾咸服其雅量。安雖放情丘壑，然每遊賞，必以妓女從。既累辟不就，簡文帝時為相，曰：「安石既與人同樂，必不得不與人同憂，召之必至。」時安弟萬為西中郎將，總籓任之重。安雖處衡門，其名猶出萬之右，自然有公輔之望，處家常以儀範訓子弟。安妻，劉惔妹也，既見家門富貴，而安獨靜退，乃謂曰：「丈夫不如此也？」安掩鼻曰：「恐不免耳。」及萬黜廢，安始有仕進志，時年已四十餘矣。

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為司馬，將發新亭，朝士咸送，中丞高崧戲之曰：「卿累違朝旨，高臥東山，諸人每相與言，安石不肯出，將如蒼生何！蒼生今亦將如卿何！」安甚有愧色。既到，溫甚喜，言生平，歡笑竟日。既出，溫問左右：「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？」溫後詣安，值其理髮。安性遲緩，久而方罷，使取幘。溫見，留之曰：「令司馬著帽進。」其見重如此。溫當北征，會萬病卒，安投箋求歸。尋除吳興太守。在官無當時譽，去後為人所思。頃之徵拜侍中，遷吏部尚書、中護軍。

簡文帝疾篤，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。及帝崩，溫入赴山陵，止新亭，大陳兵衛，將移晉室，呼安及王坦之，欲於坐害之。坦之甚懼，問計于安。安神色不變，曰：「晉祚存亡，在此一行。」既見溫，坦之流汗沾衣，倒執手版。安從容就席，坐定，謂溫曰：「安聞諸侯有道，守在四鄰，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？」溫笑曰：「正自不能不爾耳。」遂笑語移日。坦之與安初齊名，至是方知坦之之劣。溫嘗以安所作簡文帝謚議以示坐賓，曰：「此謝安石碎金也。」

時孝武帝富於春秋，政不自己，溫威振內外，人情噂　　，互生同異。安與坦之盡忠匡翼，終能輯穆。及溫病篤，諷朝廷加九錫，使袁宏具草。安見，輒改之，由是曆旬不就。會

溫薨，錫命遂寢。

尋為尚書僕射，領吏部，加後將軍。及中書令王坦之出為徐州刺史，詔安總關中書事。安義存輔導，雖會稽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。時強敵寇境，邊書續至，梁益不守，樊鄧陷沒，安每鎮以和靖，禦以長算。德政既行，文武用命，不存小察，弘以大綱，威懷外著，人皆比之王導，謂文雅過之。嘗與王羲之登冶城，悠然遐想，有高世之志。羲之謂曰：「夏禹勤王，手足胼胝；文王旰食，日不暇給。今四郊多壘，宜思自效，而虛談廢務，浮文妨要，恐非當今所宜。」安曰：「秦任商鞅，二世而亡，豈清言致患邪？」

是時宮室毀壞，安欲繕之。尚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為諫，安不從，竟獨決之。宮室用成，皆仰模玄象，合體辰極，而役無勞怨。又領揚州刺史，詔以甲仗百人入殿。時帝始親萬機，進安中書監、驃騎將軍、錄尚書事，固讓軍號。于時懸象失度，亢旱彌年，安奏興滅繼絕，求晉初佐命功臣後而封之。頃之，加司徒，後軍文武盡配大府，又讓不拜。復加侍中、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、假節。

時苻堅強盛，疆場多虞，諸將敗退相繼。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，所在克捷。拜衛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封建昌縣公。堅後率眾，號百萬，次於淮肥，京師震恐。加安征討大都督。玄入問計，安夷然無懼色，答曰：「已別有旨。」既而寂然。玄不敢復言，乃令張玄重請。安遂命駕出山墅，親朋畢集，方與玄圍棋賭別墅。安常棋劣于于玄，是日懼，便為敵手而又不勝。安顧謂其甥羊曇曰：「以墅乞汝。」安遂遊涉，至夜乃還，指授將帥，各當其任。玄等既破堅，有驛書至，安方對客圍棋，看書既竟，便攝放床上，了無喜色，棋如故。客問之，徐答云：「小兒輩遂已破賊。」既罷，還內，過戶限，心喜甚，不覺屐齒之折，其矯情鎮物如此。以總統功，進拜太保。

安方欲混一文軌，上疏求自北征，乃進都督揚、江、荊、司、豫、徐、兗、青、冀、幽、并、寧、益、雍、梁十五州軍事，加黃鉞，其本官如故，置從事中郎二人。安上疏讓太保及爵，不許。是時桓沖既卒，荊、江二州並缺，物論以玄勳望，宜以授之。安以父子皆著大勳，恐為朝廷所疑，又懼桓氏失職，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，慮其驍猛，在形勝之地，終或難制，乃以桓石民為荊州，改桓伊于中流，石虔為豫州。既以三桓據三州，彼此無恐，各得所任。其經遠無競，類皆如此。

性好音樂，自弟萬喪，十年不聽音樂。及登臺輔，期喪不廢樂。王坦之書喻之，不從，衣冠效之，遂以成俗。又于土山營墅，樓館林竹甚盛，每攜中外子侄往來游集，肴饌亦

屢費百金，世頗以此譏焉，而安殊不以屑意。常疑劉牢之既不可獨任，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。牢之既以亂終，而味之亦以貪敗，由是識者服其知人。

時會稽王道子專權，而奸諂頗相扇構，安出鎮廣陵之步丘，築壘曰新城以避之。帝出祖于西池，獻觴賦詩焉。安雖受朝寄，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，每形於言色。及鎮新城，盡室而行，造泛海之裝，欲須經略粗定，自江道還東。雅志未就，遂遇疾篤。上疏請量宜旋旆，並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徒，命龍驤將軍硃序進據洛陽，前鋒都督玄抗威彭沛，委以董督。若二賊假延，來年水生，東西齊舉。詔遣侍中慰勞，遂還都。聞當輿入西州門，自以本志不遂，深自慨失，因悵然謂所親曰：「昔桓溫在時，吾常懼不全。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，見一白雞而止。乘溫輿者，代其位也。十六里，止今十六年矣。白雞主酉，今太歲在酉，吾病殆不起乎！」乃上疏遜位，詔遣侍中、尚書喻旨。先是，安發石頭，金鼓忽破，又語未嘗謬，而忽一誤，眾亦怪異之。尋薨，時年六十六。帝三日臨於朝堂，賜東園秘器、朝服一具、衣一襲、錢百萬、布千匹、蠟五百斤，贈太傅，謚曰文靖。以無下舍，詔府中備凶儀。及葬，加殊禮，依大司馬桓溫故事。又以平苻堅勳，更封廬陵郡公。

安少有盛名，時多愛慕。鄉人有罷中宿縣者，還詣安。安問其歸資，答曰：「有蒲葵扇五萬。」安乃取其中者捉之，京師士庶競市，價增數倍。安本能為洛下書生詠，有鼻疾，故其音濁，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，或手掩鼻以斆之。及至新城，築埒於城北，後人追思之，名為召伯埒。

附 羊曇

羊曇者，太山人，知名士也，為安所愛重。安薨後，輟樂彌年，行不由西州路。嘗因石頭大醉，扶路唱樂，不覺至州門。左右白曰：「此西州門。」曇悲感不已，以馬策扣扉，誦曹子建詩曰：「生存華屋處，零落歸山丘。」慟哭而去。安有二子：瑤、琰。

安子 瑤

瑤襲爵，官至琅邪王友，早卒。子該嗣，終東陽太守。無子，弟光祿勳模以子承伯嗣，有罪，國除。

劉裕以安勳德濟世，特更封該弟澹為柴桑侯，邑千戶，奉安祀。澹少曆顯位，桓玄篡位，

以澹兼太尉，與王謐俱齎冊到姑孰。元熙中，為光祿大夫，復兼太保，持節奉冊禪宋。

安子 琰

琰字瑗度。弱冠以貞幹稱，美風姿。與從兄護軍淡雖比居，不往來，宗中子弟惟與才令者數人相接。拜著作郎，轉秘書丞，累遷散騎常侍、侍中。苻堅之役，安以琰有軍國才用，出為輔國將軍，以精卒八千，與從兄玄俱陷陣破堅，以勳封望蔡公，尋遭父憂去官，服闋，除征虜將軍、會稽內史。頃之。徵為尚書右僕射，領太子詹事，加散騎常侍，將軍如故。又遭母憂，朝廷疑其葬禮。時議者云：「潘岳為賈充婦《宜城宣君誄》云：'昔在武侯，喪禮殊倫。伉儷一體，朝儀則均。'謂宜資給葬，悉依太傅故事。」先是，王珣娶萬女，珣弟琰娶安女，並不終，由是與謝氏有隙。珣時為僕射，猶以前憾緩其事。琰聞恥之，遂自造輜軿車以葬，議者譏之。

太元末，為護軍將軍，加右將軍。會稽王道子以為司馬，右將軍如故。王恭舉兵，假琰節，都督前鋒軍事。恭平，遷衛將軍、徐州刺史、假節。孫恩作亂，加督吳興、義興二郡軍事，討恩。至義興，斬賊許允之，迎太守魏鄢還郡。進討吳興賊丘尪，破之。又詔琰與輔國將軍劉牢之俱討孫恩。恩逃於海島，朝廷憂之，以琰為會稽內史、都督五郡軍事，本官並如故。琰既以資望鎮越土，議者謂無復東顧之虞。及至郡，無綏撫之能，而不為武備。將帥皆諫曰：「強賊在海，伺人形便，宜振揚仁風，開其自新之路。」琰曰：「苻堅百萬，尚送死淮南，況孫恩奔衄歸海，何能復出！若其復至，正是天不養國賊，令速就戮耳。」遂不從其言。恩後果復寇浹口，入余姚，破上虞，進及邢浦，去山陰北三十五里。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恩。既而上党太守張虔碩戰敗，群賊銳進，人情震駭，咸以宜持重嚴備，且列水軍于南湖，分兵設伏以待之。琰不聽。賊既至，尚未食，琰曰：「要當先滅此寇而後食也。」跨馬而出。廣武將軍桓寶為前鋒，摧鋒陷陣，殺賊甚多，而塘路迮狹，琰軍魚貫而前，賊於艦中傍射之，前後斷絕。琰至千秋亭，敗績。琰帳下都督張猛于後斫琰馬，琰墮地，與二子肇、峻俱被害，寶亦死之。後劉裕左裏之捷，生擒猛，送琰小子混，混刳肝生食之。詔以琰父子隕于君親，忠孝萃於一門，贈琰侍中、司空，諡曰忠肅。

三子：肇、峻、混。肇曆驃騎參軍，峻以琰勳封建昌侯。及沒於賊，詔贈肇散騎常侍，峻散騎侍郎。

琰子 混

混字叔源。少有美譽，善屬文。初，孝武帝為晉陵公主求婿，謂王珣曰：「主婿但如劉真長、王子敬便足。如王處仲、桓元子誠可，才小富貴，便豫人家事。」珣對曰：「謝混雖不及真長，不減子敬。」帝曰：「如此便足。」未幾，帝崩，袁山松欲以女妻之，珣曰：「卿莫近禁臠。」初，元帝始鎮建業，公私窘罄，每得一豘，以為珍膳，項上一臠尤美，輒以薦帝，群下未嘗敢食，于時呼為「禁臠」，故珣因以為戲。混竟尚主，襲父爵。桓玄嘗欲以安宅為營，混曰：「召伯之仁，猶惠及甘棠；文靖之德，更不保五畝之宅邪？」玄聞，慚而止。歷中書令、中領軍、尚書左僕射、領選。以党劉毅誅，國除。及宋受禪，謝晦謂劉裕曰：「陛下應天受命，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紱。」裕亦歎曰：「吾甚恨之，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！」益壽，混小字也。

安兄 奕

奕字無奕，少有名譽。初為剡令，有老人犯法，奕以醇酒飲之，醉猶未已。安時年七八歲，在奕膝邊，諫止之。奕為改容，遣之。與桓溫善。溫辟為安西司馬，猶推布衣好。在溫坐，岸幘笑詠，無異常日。桓溫曰：「我方外司馬。」奕每因酒，無復朝廷禮，嘗逼溫飲，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。主曰：「君若無狂司馬，我何由得相見！」奕遂攜酒就聽事，引溫一兵帥共飲，曰：「失一老兵，得一老兵，亦何所怪。」溫不之責。從兄尚有德政，既卒，為西蕃所思，朝議以奕立行有素，必能嗣尚事，乃遷都督豫司冀並四州軍事、安西將軍、豫州刺史、假節。未幾。卒官，贈鎮西將軍。

三子：泉、靖、玄。泉早有名譽，曆義興太守。靖官至太常。

奕子 玄

玄字幼度。少穎悟，與從兄朗俱為叔父安所器重。安嘗戒約子侄，因曰：「子弟亦何豫人事，而正欲使其佳？」諸人莫有言者。玄答曰：「譬如芝蘭玉樹，欲使其生於庭階耳。」安悅。玄少好佩紫羅香囊，安患之，而不欲傷其意，因戲賭取，即焚之，於此遂止。

及長，有經國才略，屢辟不起。後與王珣俱被桓溫辟為掾，並禮重之。轉征西將軍桓豁司馬、領南郡相、監北征諸軍事。于時苻堅強盛，邊境數被侵寇，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，安乃以玄應舉。中書郎郗超雖素與玄不善，聞而歎之，曰：「安違眾舉親，明也。玄必不負舉，才也。」時咸以為不然。超曰：「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，見其使才，

雖履屐間亦得其任，所以知之。」於是征還，拜建武將軍、兗州刺史、領廣陵相、監江北諸軍事。

時苻堅遣軍圍襄陽，車騎將軍桓沖禦之。詔玄發三州人丁，遣彭城內史何謙遊軍淮泗，以為形援。襄陽既沒，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逯于彭城。玄率東莞太守高衡、後軍將軍何謙次於泗口，欲遣間使報逯，令知救至，其道無由。小將田泓請行，乃沒水潛行，將趣城，為賊所獲。賊厚賂泓，使云「南軍已敗」。泓偽許之。既而告城中曰：「南軍垂至，我單行來報，為賊所得，勉之！」遂遇害。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，玄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。超聞之，還保輜重。謙馳進，解彭城圍。超復進軍南侵，堅將句難、毛當自襄陽來會。超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，有眾六萬。詔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塗中，右衛將軍毛安之、遊擊將軍河間王曇之、淮南太守楊廣、宣城內史丘准次堂邑。既而盱眙城陷，高密內史毛藻沒，安之等軍人相驚，遂各散退，朝廷震動。玄於是自廣陵西討難等。何謙解田洛圍，進據白馬，與賊大戰，破之，斬其偽將都顏。因復進擊，又破之。斬其偽將邵保。超、難引退。玄率何謙、戴逯、田洛追之，戰於君川，復大破之。玄參軍劉牢之攻破浮航及白船，督護諸葛侃、單父令李都又破其運艦。難等相率北走，僅以身免。於是罷彭城、下邳二戍。詔遣殿中將軍慰勞，進號冠軍，加領徐州刺史，還于廣陵，以功封東興縣侯。

及苻堅自率兵次於項城，眾號百萬，而涼州之師始達咸陽，蜀漢順流，幽并系至。先遣苻融、慕容暐、張蠔、苻方等至潁口，梁成、王顯等屯洛澗。詔以玄為前鋒、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，與叔父征虜將軍石、從弟輔國將軍琰、西中郎將桓伊、龍驤將軍檀玄、建威將軍戴熙、揚武將軍陶隱等距之，眾凡八萬。玄先遣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，即斬梁成及成弟雲，步騎崩潰，爭赴淮水。牢之縱兵追之，生擒堅偽將梁他、王顯、梁悌、慕容屈氏等，收其軍實。堅進屯壽陽，列陣臨肥水，玄軍不得渡。玄使謂苻融曰：「君遠涉吾境，而臨水為陣，是不欲速戰。諸君稍卻，令將士得周旋，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，不亦樂乎！」堅眾皆曰：「宜阻肥水，莫令得上。我眾彼寡，勢必萬全。」堅曰：「但卻軍，令得過，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，逼而殺之。」融亦以為然，遂麾使卻陣，眾因亂不能止。於是玄與琰、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渡肥水。石軍距張蠔，小退。玄、琰仍進，決戰肥水南。堅中流矢，臨陣斬融。堅眾奔潰，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，肥水為之不流。餘眾棄甲宵遁，聞風聲鶴唳，皆以為王師已至，草行露宿，重以饑凍，死者十七八。獲堅乘輿雲母車，儀服、器械、軍資、珍寶山積，牛馬驢騾駱駝十萬餘。詔遣殿中將軍慰勞。進號前將軍、假節，固讓不受。賜錢百萬，彩千匹。

既而安奏苻堅喪敗，宜乘其釁會，以玄為前鋒都督，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潁，經略舊都。玄復率眾次於彭城，遣參軍劉襲攻堅兗州刺史張崇于鄄城，走之，使劉牢之守鄄城。兗州既平，玄患水道險澀，糧運艱難，用督護聞人奭謀，堰呂梁水，樹柵，立七埭為派，擁二岸之流，以利運漕，自此公私利便。又進伐青州，故謂之青州派。遣淮陵太守高素以三千人向廣固，降堅青州刺史苻朗。又進伐冀州，遣龍驤將軍劉牢之、濟北太守丁匡據碻磝，濟陽太守郭滿據滑台，奮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。堅子丕遣將桑據屯黎陽。玄命劉襲夜襲據，走之。丕惶遽欲降，玄許之。丕告饑，玄饋丕米二千斛。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，三魏皆降。以兗、青、司、豫平，加玄都督徐、兗、青、司、冀、幽、并七州軍事。玄上疏以方平河北，幽冀宜須總督，司州縣遠，應統豫州。以勳封康樂縣公。玄請以先封東興侯賜兄子玩，詔聽之，更封玩豫甯伯。復遣甯遠將軍{夭曰}演伐申凱于魏郡，破之。玄欲令豫州刺史硃序鎮梁國，玄住彭城，北固河上，西援洛陽，內藩朝廷。朝議以征役既久，宜置戍而還，使玄還鎮淮陰，序鎮壽陽。會翟遼據黎陽反，執滕恬之，又泰山太守張願舉郡叛，河北騷動，玄自以處分失所，上疏送節，盡求解所職。詔慰勞，令且還鎮淮陰，以硃序代鎮彭城。

玄既還，遇疾，上疏解職，詔書不許。玄又自陳，既不堪攝職，慮有曠廢，詔又使移鎮東陽城。玄即路，於道疾篤，上疏曰：

臣以常人，才不佐世，忽蒙殊遇，不復自量，遂從戎政。驅馳十載，不辭鳴鏑之險，每有征事，輒請為軍鋒，由恩厚忘軀，甘死若生也。冀有毫釐，上報榮寵。天祚大晉，王威屢舉，實由陛下神武英斷，無思不服。亡叔臣安協贊雍熙，以成天工。而雰霧尚翳，六合未朗，遺黎塗炭，巢窟宜除，復命臣荷戈前驅，董司戎首。冀仰憑皇威，宇宙甯一，陛下致太平之化，庸臣以塵露報恩，然後從亡叔臣安退身東山，以道養壽。此誠以形于文旨，達於聖聽矣。臣所以區區家國，實在於此，不謂臣愆咎夙積，罪鐘中年，上延亡叔臣安、亡兄臣靖，數月之間，相系殂背，下逮稚子，尋復夭昏。哀毒兼纏，痛百常情。臣不勝禍酷暴集，每一慟殆弊。所以含哀忍悲，期之必存者，雖哲輔傾落，聖明方融，伊周嗣作，人懷自厲，猶欲申臣本志，隆國保家，故能豁其情滯，同之無心耳。

去冬奉司徒道子告括囊遠圖，逮問臣進止之宜。臣進不達事機，以蹙境為恥，退不自揆，故欲順其宿心。豈謂經略不振，自貽斯戾。是以奉送章節，待罪有司，執徇常儀，實有愧心。而聖恩赦過，黷法垂宥，使抱罪之臣復得更名于所司。木石猶感，而況臣乎！顧將身不良，動與釁會，謙德不著，害盈是荷，先疾既動，便至委篤，陛下體臣疢重，使

還藩淮側。甫欲休兵靜眾，綏懷善撫，兼苦自療，冀日月漸瘳，繕甲俟會，思更奮迅。而所患沈頓，有增無損。今者慱慱，救命朝夕。臣之平日，率其常矩，加以匪懈，猶不能令政理弘宣，況今內外天隔，永不復接，寧可臥居重任，以招患慮。

追尋前事，可為寒心。臣之微身，復何足惜，區區血誠，憂國實深。謹遣兼長史劉濟重奉送節蓋章傳。伏願陛下垂天地之仁，拯將絕之氣，時遣軍司鎮慰荒雜，聽臣所乞，盡醫藥消息，歸誠道門，冀神祇之佑。若此而不差，修短命也。使臣得及視息，瞻睹墳柏，以此之盡，公私真無恨矣，伏枕悲慨，不覺流涕。

詔遣高手醫一人，令自消息，又使還京口療疾。

玄奉詔便還，病久不差，又上疏曰：「臣同生七人，凋落相繼，惟臣一己，孑然獨存。在生荼酷，無如臣比。所以含哀忍痛，希延視息者，欲報之德，實懷罔極，庶蒙一瘳，申其此志。且臣孤遺滿目，顧之惻然，為欲極其求生之心，未能自分於灰土。慺慺之情，可哀可湣。伏願陛下矜其所訴，霈然垂恕，不令微臣銜恨泉壤。」表寢不報。前後表疏十餘上，久之。乃轉授散騎常侍、左將軍、會稽內史。時吳興太守晉甯侯張玄之亦以才學顯，自吏部尚書與玄同年之郡，而玄之名亞于玄，時人稱為「南北二玄」，論者美之。

玄既輿疾之郡，十三年，卒于官，時年四十六。追贈車騎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謚曰獻武。

子瑍嗣，秘書郎，早卒。子靈運嗣。瑍少不惠，而靈運文藻豔逸，玄嘗稱曰：「我尚生瑍，瑍那得生靈運！」永熙中，為劉裕世子左衛率。

附 何謙 戴逯

始從玄征伐者，何謙字恭子，東海人，戴逯字安丘，處士逵之弟，並驍果多權略。逵厲操東山，而逯以武勇顯。謝安嘗謂逯曰：「卿兄弟志業何殊？」逯曰：「下官不堪其憂，家兄不改其樂。」逯以軍功封廣信侯，位至大司農。

安弟 萬

萬字萬石，才器雋秀，雖器量不及安，而善自炫曜，故早有時譽。工言論，善屬文，敘

漁父、屈原、季主、賈誼、楚老、龔勝、孫登、嵇康四隱四顯為《八賢論》，其旨以處者為優，出者為劣，以示孫綽。綽與往反，以體公識遠者則出處同歸。嘗與蔡系送客於征虜亭，與系爭言。系推萬落床，冠帽傾脫。萬徐拂衣就席，神意自若，坐定，謂系曰：「卿幾壞我面。」系曰：「本不為卿面計。」然俱不以介意，時亦以此稱之。

弱冠，辟司徒掾，遷右西屬，不就。簡文帝作相，聞其名，召為撫軍從事中郎。萬著白綸巾，鶴氅裘，履版而前。既見，與帝共談移日。太原王述，萬之妻父也，為揚州刺史。萬嘗衣白綸巾，乘平肩輿，徑至聽事前，謂述曰：「人言君侯癡，君侯信自癡。」述曰：「非無此論，但晚合耳。」萬再遷豫州刺史、領淮南太守、監司豫冀並四州軍事、假節。王羲之與桓溫箋曰：「謝萬才流經通，處廊廟，參諷議，故是後來一器。而今屈其邁往之氣，以俯順荒餘，近是違才易務矣。」溫不從。

萬既受任北征，矜豪傲物，嘗以嘯詠自高，未嘗撫眾。兄安深憂之，自隊主將帥已下，安無不慰勉。謂萬曰：「汝為元帥，諸將宜數接對，以悅其心，豈有傲誕若斯而能濟事也！」萬乃召集諸將，都無所說，直以如意指四坐云：「諸將皆勁卒。」諸將益恨之。既而先遣征虜將軍劉建修治馬頭城池，自率眾入渦潁，以援洛陽。北中郎將郗曇以疾病退還彭城，萬以為賊盛致退，便引軍還，眾遂潰散，狼狽單歸，廢為庶人。後復以為散騎常侍，會卒，時年四十二，因以為贈。

萬子 韶

子韶，字穆度，少有名。時謝氏憂彥秀者，稱封、胡、羯、末。封謂韶，胡謂主朗，羯謂玄，末謂川，皆其小字也。韶、朗、川並早卒，惟玄以功名終，韶至車騎司馬。韶子恩，字景伯，宏達有遠略，韶為黃門郎、武昌太守。恩三子、曜、弘微，皆曆顯位。

安兄據子 朗

朗字長度。父據，早卒。朗善言玄理，文義豔發，名亞于玄。總角時，病新起，體甚羸，未堪勞，于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朗論，遂至相苦。其母王氏再遣信令還，安欲留，使竟論，王氏因出云：「新婦少遭艱難，一生所寄惟在此兒。」遂流涕攜朗去。安謂坐客曰：「家嫂辭情慷慨，恨不使朝士見之。」朗終於東陽太守。

朗子 重

子重，字景重，明秀有才名，為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。嘗因侍坐，于時月夜明淨，道子歎以為佳。重率爾曰：「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。」道子因戲重曰：「卿居心不淨，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！」

重子 絢

子絢，字宣映，曾於公坐戲調，無禮于其舅袁湛。湛甚不堪之，謂曰：「汝父昔已輕舅，汝今復來加我，可謂世無渭陽情也。」絢父重，即王胡之外孫，與舅亦有不協之論，湛故有此及雲。

安弟 石

石字石奴。初拜秘書郎，累遷尚書僕射。征句難，以勳封興平縣伯。淮肥之役，詔石解僕射，以將軍假節征討大都督，與兄子玄、琰破苻堅。先是，童謠云：「誰謂爾堅石打碎。」故桓豁皆以「石」名子，以邀功焉。堅之敗也，雖功始牢之，而成于玄、琰，然石時實為都督焉。遷中軍將軍、尚書令，更封南康郡公。于時學校陵遲，石上疏請興復國學，以訓胄子，班下州郡，普修鄉校。疏奏，孝武帝納焉。

兄安薨，石遷衛將軍，加散騎常侍。以公事與吏部郎王恭互相短長，恭甚忿恨，自陳褊厄不允，且疾源深固，乞還私門。石亦上疏遜位。有司奏，石輒去職，免官。詔曰：「石以疾求退，豈准之常制！其喻令還。」歲餘不起。表十餘上，帝不許。石乞依故尚書令王彪之例，於府綜攝，詔聽之。疾篤，進位開府儀同三司，加鼓吹，未拜，卒，時年六十二。

石少患面創，療之莫愈，乃自匿。夜有物來舐其瘡，隨舐隨差，舐處甚白，故世呼為「謝白面」。石在職務存文刻，既無他才望，直以宰相弟兼有大才，遂居清顯，而聚斂無饜，取譏當世。追贈司空，禮官議謚，博士范弘之議謚曰襄墨公，語在弘之傳。朝議不從，單謚曰襄。

子汪嗣，早卒。汪從兄沖以子明慧嗣，為孫恩所害。明慧從兄喻復以子曇嗣。宋受禪，國除。

從子 邈

邈字茂度。父鐵，永嘉太守。邈性剛鯁，無所屈撓，頗有理識。累遷侍中。時孝武帝觴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詔，辭義有不雅者，邈輒焚毀之，其他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，故論者以此多邈。後為吳興太守。孫恩之亂，為賊胡桀、郜驃等所執，害之。賊逼令北面，邈厲聲曰：「我不得罪天子，何北面之有！」遂害之。邈妻郗氏，甚妒。邈先娶妾，郗氏怨懟，與邈書告絕。邈以其書非婦人詞，疑其門下生仇玄達為之作，遂斥玄達。玄達怒，遂投孫恩，並害邈兄弟，竟至滅門。

【史論】

史臣曰：建元之後，時政多虞，巨猾陸梁，權臣橫恣。其有兼將相於中外，系存亡於社稷，負扆資之以端拱，鑿井賴之以晏安者，其惟謝氏乎！簡侯任總中台，效彰分閫；正議雲唱，喪禮墮而復弘；遺音既補，雅樂缺而還備。君子哉，斯人也！文靖始居塵外，高謝人間，嘯詠山林，浮泛江海，當此之時，蕭然有陵霞之致。暨於褫薜蘿而襲硃紱，去衡泌而踐丹墀，庶績於是用康，彝倫以之載穆。苻堅百萬之眾已瞰吳江，桓溫九五之心將移晉鼎，衣冠易慮，遠邇崩心。從容而杜奸謀，宴衍而清群寇，宸居獲太山之固，惟揚去累卵之危，斯為盛矣。然激繁會於期服之辰，敦一歡于百金之費，廢禮于偷薄之俗，崇侈于耕戰之秋，雖欲混哀樂而同歸，齊奢儉於一致，而不知頹風已扇，雅道日淪，國之儀刑，豈期若是！琰稱貞幹，卒以忠勇垂名；混曰風流，竟以文詞獲譽：並階時宰，無墮家風。奕萬以放肆為高，石奴以褊濁興累，雖曰微纇，猶稱名實。康樂才兼文武，志存匡濟，淮肥之役，勍寇望之而土崩；渦潁之師，中州應之而席捲。方欲西平鞏洛，北定幽燕，廟算有遺，良圖不果，降齡何促，功敗垂成，拊其遺文，經綸遠矣。

贊曰：安西英爽，才兼辯博。宣力方鎮，流聲台閣。太保沈浮，曠若虛舟。任高百辟，情惟一丘。琰邈忠壯，奕萬虛放。為龍為光，或卿或將。偉哉獻武，功宣授斧。克翦凶渠，幾清中宇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